

素俊
戲劇
集二

邊城故事

文化生活出版社
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四元一角

袁俊戲劇集
邊城故事
第二種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四十二號

袁

一、小城故事

俊

四、萬世師表

戲

二、邊城故事

劇

五、美國總統號

集

三、山城故事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三十五年十月再版

本劇排演須得作者（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同意

獻
給
我
的
母
親

邊城故事

——一個五幕的 *Melodrama*——

第一幕

中國西南某省邊界，重山疊嶂中，一個偏僻的縣分，這就是那些以產金砂著名的幾個縣分中之一，或者說：縣城

由於周圍那些盛含金砂的山嶺而存在。許多年來，這一方人全以牧羊與淘金砂爲生計，生活習俗，一切依照若干年靜他們的自中原遷移來的祖先的方式。他們淘的雖是金子，生活却並不優裕。因爲河流過於湍急，他們在比較溫暖的夏季下水掘泥沙，把水引入支流，於是終年到頭一筐一筐從山中掘出砂質的土走到河邊慢慢地耐心地淘。每天所得十分細微，有時竟至毫無所得，又加日子久了，靠河邊的地方礦苗已竭，只有向更深的山裏走，路途遙遠，更加重了他們謀生的艱難。然而老天終是公平的，從不會短少他們的陽光與空氣。這兒到處是草寮與高山，到處是森林與曠野。天氣雖冷，卻更鍛鍊出一副強健的體格。吃的是牛羊肉和酥油，飲的是奶酪和用青稞與土法製成的酒，營養反到比庖廚中出產的珍饈爲豐。生活又多少帶點拓荒者的風味，時時還得像老祖先一樣，與夷人競爭，以此體格皆極雄壯，不像大城市裏漢人退化之那麼快得可驚。

幕開時，正是這樣一羣人，分散盤踞在一個小山頂上。這山扼守住一條交通要道的大路，從省城來到縣城裏去總得翻過這個山頭，山上有無數大青石頭，夾雜在直上參天的楠木楊樹，栗樹中間，從險巖中可以窺見白雪皚皚的遠山。幾個人或坐或臥，已經等待什麼好久了的樣子。樹後面時常看見有同樣的人出沒。一個年青小夥子站在臺左方一大青石上向左方瞭望，一個半老的人不安地來回踱。一會兒，半老的停住向那個小夥子：

半老的 二牛娃，有消息沒有？

二牛娃 （懶洋洋地）沒有，巴老爹，沒有。

巴爹 唉！（稍息，又問）連個過路的也沒有？

牛 半個人影也不見。彎彎曲曲一條路，躺在大草地上，光淨淨上面什麼也沒有。

巴 太陽都快到頭頂上了，怕的已經有晌午。（略頓）萬老大呢？怎麼這半天不見他個影子？
一個解事的 萬老大領着其餘的弟兄們上別條路上去埋伏了。

巴 別條路幹嗎上別條路埋伏，這不是通省城的大路嗎？

解事的 這些做官的心眼兒多得很，萬一那個姓楊的小子，打別條路偷偷進了縣呢？

巴 哼，什麼專員啦，兵啦，哪有這麼一回事？萬老大也不知哪兒得的夢？

解事的 我說，巴爹——

一個不耐煩的 李麻子，你跟他嚙嚙嚙，講個什麼勁兒？巴老爹，你坐下歇息，別那麼心急喉燥的瞧，這麼會兒工夫你倒問了八回。

巴 （咕噥着坐下了）我問我的，又不干你事。

牛 （突如其來）侯德立，你跟巴老爹說話客氣點兒。

侯德立 （不痛快）叻，我勸他息息，這又怎麼了？要你這個寶貝女婿出來說話。

牛 我叫你跟歲數大的人說話客氣點兒。

侯 你們大夥兒聽聽，二牛娃這不是誠心找岔兒？我說了什麼錯話來着？

李麻子 算了算了，侯德立，別跟孩子一般見識。都是在這山頂上等了一早等煩了，動了肝火。一個滑稽人物 （他始終躺在樹底下睡覺，一頂破帽子蓋着臉，這時推推帽子擡起身子說

話）不對，二牛娃是肚皮等空了餓出來的肝火。你別急，二牛娃，一會兒你那個花不溜的小

媳婦兒，就給你送來一盤子又嫩又肥的醃羊肉，一大壘子香噴噴的酥油餅，還有還有她自
己身上那一對——（用手在胸前一比）這，這個——

李 積點德吧，糟鼻子。

糟鼻子 真個的，說得我自己肚子也有點餓起來了。二牛娃，等會飯來了你分我兩口喫。你放
心，我不喫你媳婦兒身上那個——

〔衆人哄笑，牛娃也忍不住笑。〕

牛 放你狗屁！（向大家）糟鼻子昨天晚上又不知喝了多少，這一早晨儘挺在樹底下睡覺，專
員的隊伍就是來了，他也不會知道，就是把他擡到縣衙門關下死囚牢他也不會知道。

〔衆人哄笑。〕

鼻 二牛娃，哥兒們有交情，我不生你的氣，換個人我不答應他。你說的話可全是胡扯。專員算
老幾？隊伍吓你們瞧着，這姓楊的小子來了，我要是比別人少砍他一斧子，我從今以後不在
這條河上淘金子。

牛 嚟，你們聽聽！

鼻 話雖這麼說，這小子真要來了，你們可千萬叫我一聲。（蓋上帽子又睡。）

〔衆人又哄笑了一陣，慢慢靜了下來，待了一會，二牛娃唱了起來。先是低低地哼着，等衆人一和他就漸漸提高聲音唱起來。〕

牛 （唱）送郎送到大路上

手拉手兒哭一場

郎呀你要多保重

一人挨凍二人涼

衆 （和）妹說郎呀多保重

一人挨凍二人涼

牛 送郎送到大河旁

手拉手兒淚汪汪

河水繞遍十三洲

不及妹子情意長

衆（和） 妹說郎呀多保重

莫忘妹子情意長

牛 送郎送到十里亭

手拉手兒淚零零

千言萬語無從說

世間最苦別離情

衆（和） 妹說郎呀多保重

難捨難分別離情

牛（突然）媽的，不知道這狗專員究竟今天到不到！

李 我聽萬老大說，電報上寫的專員十天前打省城動身，他帶隊伍該是騎馬，這陣子又沒下

雨，算着該是今天到了。

巴（唸叨）我真不懂，他跑來這兒幹什麼？（一字一字地）中央特派員——這個官兒怕就不算小，他不在省城享福，跑到這個荒天僻地的邊城來幹什麼？

鼻（又插一句）昨天他有信給我，說他在省城裏享福享膩了，要來跟我學學下河淘金砂。

【只有幾個人略笑，鼻子頗爲失望，又蓋上帽子睡覺。

巴（還是唸叨他的）我真不懂。這個地方，要喫沒得喫，要玩沒得玩，荒山裏除了砂就是草，他這麼辛辛苦苦跑來幹什麼？我就不懂。

侯（不耐煩）坐下歇息吧，巴爹，你不懂的事多着呢！

巴 我不懂我，我八歲就到過省城！什麼事情我沒有見過？（沒人理他，他又搖頭晃腦數說）省城裏喫的是金子，穿的是銀子，我不懂他要來這兒幹什麼？

侯 幹什麼？來要我們的腦袋！你懂了吧？要我們的腦袋！省城裏喫金子穿銀子，不錯，可你知道是哪兒來的？是我們這兒挖出去的，是我們上山流汗下河挨凍，一筐一筐一粒一粒淘出來

的。可是他們還嫌不夠，派這個姓楊的來逼我們來要我們的腦袋！可是，你猜怎麼着？我們不給他。萬老大說啦：我們不給他，我們倒先要他的腦袋。這就是今兒咱們爲什麼在這兒等着。你，你懂了吧？

巴（被侯德立唬呆了）我——我——

牛 姓侯的，我再告訴你一句：不許你跟巴爹這麼蠻喊亂叫！

侯 咦，二牛娃，究竟你是有一半苗子血，這麼蠻橫！我又沒得罪你。

牛 得罪了就晚了！我叫你小心點兒！

侯 呦，你是誰，你來管我？

牛 我就不許你喊。

侯 我偏要喊。

牛 你敢！

侯（向巴喊）你懂了吧！你懂了吧！

牛（跳下石頭）侯德立！我知道你跟老子有別拗，這賬早算晚算總有一算，好吧，老子現在就教訓教訓你。

侯 媽的，怕你的不是吃肉長大的！

〔兩人揪了起來。衆人並不勸架，且圍上來，看熱鬧，喊着助興，只有巴爹急得直搓手。

巴 哎喲！怎麼好？怎麼好？

衆 好，牛娃伸腿好，好好腿子……侯德立……媽的你倒是踢呀！

〔正打得熱鬧的時候，由右方上來一人，衆人都沒有看見。

來人（大喝一聲）住手！

〔這個聲音像有一股奇異的力量，兩人陡然停住，衆人也馬上靜了下來，同時回頭一看，乃是一個彪形大漢，紫銅色面龐，滿胸黑毛，圓睜着兩眼，看着他們。衆人低着頭，慢慢散開，只剩下二牛娃和侯德立站在當場。

巴（如見救星）好了，好了，萬老大來了。

萬老大（略停，聲色俱厲地）你們這是等着劫人的？你們這是上陣打仗的？人家帶着隊伍